



《哥达纲领批判》 与无产阶级专政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天津某部理论组

商 务 印 书 馆

A811.2/145

《哥达纲领批判》 与无产阶级专政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天津某部理论组

商 务 印 书 馆

1975年·北京

《哥达纲领批判》

与无产阶级专政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天津某部理论组

插图：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天津某部电影队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21/4 印张 32千字

1975年6月第1版 197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17·185 定价：0.14元

目 录

前言.....	1
一 马克思主义同拉萨尔机会主义的 一场严重斗争.....	4
1 丧失原则的合并和《哥达纲领》的出笼.....	4
2 《哥达纲领》出笼的原因.....	1
3 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原则性和策略灵活性.....	25
二 《哥达纲领批判》是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 无产阶级专政的锐利武器.....	25
1 戳穿“自由国家”的神话.....	25
2 痛斥“国家帮助”的谬论.....	35
3 剖析空谈“劳动”、“分配”的实质.....	44
4 粉碎“反动的一帮”的谰言.....	57
三 学习《哥达纲领批判》的现实意义.....	63

前 言

正当毛主席作出了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全国军民掀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热潮的时候，我们迎来了伟大导师马克思写作《哥达纲领批判》一百周年。在这个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日子里，我们结合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联系实际，重温这部光辉著作，感到格外亲切。

1875年4月—5月，马克思在同拉萨尔机会主义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写作了《哥达纲领批判》。在这部纲领性文献中，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认真考察了资本主义即将崩溃和共产主义未来发展的问題，第一次论述了共产主义社会两个发展阶段的特征和分配原则，明确提出了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这个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理论。一个世纪以来，这部科学共产主义的光辉著作，象一盏不灭的明灯，指引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为摧毁旧世界、创造新世界，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同一百年前相比，现在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在全球范围内，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风起云涌，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①。混入工人阶级队伍内部的一切机会主义头子，总是要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散布各种谬论，施展鬼蜮伎俩，竭力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妄图把党内的思想搞乱，改变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以达到他们维护或复辟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罪恶目的。当年的拉萨尔是这样，今天的苏修叛徒集团是这样，我国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头子刘少奇、林彪也是这样。这就告诉我们：为了争取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必须首先从理论上把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搞清楚。

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结了国内国际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最近又深刻地教导我们：“**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

^① 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卷，第439页。

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主席还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认真学习《哥达纲领批判》这部光辉文献，紧密联系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斗争的实际，有助于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搞清楚为什么要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如何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进一步理解学好理论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这对于提高我们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为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 马克思主义同拉萨尔机会主义的一场严重斗争

1 丧失原则的合并和《哥达纲领》的出笼

1875年，正当欧洲无产阶级吸取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认真积聚革命力量，积极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时候，在“处于欧洲运动的先导地位”^{*}的德国工人运动中，却出现了一个断然退步的严重事件：就在这一年的5月22日至27日，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爱森纳赫派在其主要领导人威廉·李卜克内西等人的顽固坚持下，不顾马克思、恩格斯的一再警告，违背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牺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同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拉萨尔派，在哥达城举行了合并大会。会议决定建立统一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选出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在由五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中，竟有三个拉萨尔分子，并且让他们占据了主席、司库等重要职位。在哥达大会前夕，李卜克内西等人同拉萨尔派的头头一起炮制了新的党的纲领草

• 本书凡引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文句，均见人民出版社1972年单行本。

案。会上，他们又无视马克思对纲领草案的严厉批判，只对草案作了个别文字修改，就把它提交大会轻率地通过了。这就是当时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也就是臭名昭著的《哥达纲领》。

《哥达纲领》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纲领。正如马克思所尖锐指出的，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会使党堕落的纲领**”。它的要害在于：塞进了拉萨尔派鼓吹依靠“国家帮助”实现社会主义的黑货，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塞进了拉萨尔派鼓吹通过“合法手段”争取建立“自由国家”的黑货，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充斥着拉萨尔机会主义观点的《哥达纲领》的出笼，并不偶然。这是当时德国阶级斗争在工人运动内部的反映，是爱森纳赫派的主要领导人背离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向拉萨尔机会主义路线妥协、投降的产物。

在欧洲，德国是资本主义发展较晚的国家，封建势力相当顽固，国家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1848年一场声势浩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风暴席卷欧洲。在法国二月革命的影响下，德国也爆发了三月革命。这次革命，虽然由于资产阶级的叛卖而失败了，但它仍然使封建制度受到很大冲击，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开辟了道路。1870年，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英国占

32%，美国占 23%，德国占 13%，法国占 10%。也就是说，当时德国的工业产值已超过法国而跃居世界第三位。与此同时，德国开始出现垄断组织，到 1875 年，全国已有了八个卡特尔。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也不断壮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人民大众和封建势力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这种情况，推动着德国工人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发展。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德国工人运动经历了十五年左右的低潮，又重新高涨起来。这时，工人运动的特点是力求摆脱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束缚，建立自己独立的政治组织。互助会、联合会等德国第一批群众性的工会组织，象雨后春笋一样在全国各地出现了。工人运动的形势一派大好。当时，摆在德国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推翻容克^①大地主的反动统治，实现德意志的统一，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可是，德国资产阶级十分软弱，它既害怕封建势力，又害怕无产阶级，不可能担当起革命的领导责任，因而这一任务便历史地落在德国无产阶级的肩上了。

但是，革命的道路不是笔直的。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必然要经过各种发展阶段；在每一个阶

^① 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贵族地主叫做容克，他们垄断政府文武官职，掌握国家领导权，是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反动支柱。

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仅仅这一点就说明了，为什么‘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实际上到处都是在分成各种不同的党派的情况下实现的，这些党派彼此进行着生死的斗争，就象罗马帝国的残酷迫害下的各基督教派一样。”^①德国革命的情况正是这样。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吓坏了德国的反动派。于是，软弱的资产阶级便同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势力互相勾结起来，采用反革命两手，千方百计地镇压和破坏工人运动。在这样的历史条件的影响下，德国的工人运动中出现了两个对立的政治派别，即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

拉萨尔派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第一个机会主义派别。1863年5月23日，德国十一个城市的工人代表在莱比锡成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由于当时德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和理论上不够成熟，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拉萨尔乘机窃据了联合会第一任主席的职务，肆无忌惮地推行机会主义路线，妄图把工人运动引到邪路上去。

拉萨尔出身于犹太富商的家庭。他曾投机参加过1848年革命，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以一种不稳定的

^①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73年6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411—412页。

狂热态度，反对普鲁士王朝；后来，他又摇身一变，成了普鲁士的“王家社会主义者”，实际就是贵族地主的一条忠实的看家狗。但他仍然把自己打扮成工人阶级的救世主，吹嘘自己是“社会主义权威理论家”。从1848年到1863年，拉萨尔经常和马克思、恩格斯通信，借以捞取政治资本。他施展两面派手法，一方面标榜自己是“马克思的忠实的学生”，甚至以马克思的代言人自居，把他的所作所为，都说成是马克思的指示，利用马克思在德国工人阶级中的崇高威信，抬高自己的身价，骗取工人的信任；另一方面则七拼八凑，搞了一套机会主义的理论、纲领、路线和策略，披着社会主义者的外衣，疯狂反对马克思主义，并大搞宗派活动，分裂工人运动。恩格斯说过：“同社会主义者拉萨尔形影不离的是蛊惑家拉萨尔。透过鼓动者和组织者的拉萨尔，到处显露出一个办理过哈茨费尔特诉讼案的律师面孔”。拉萨尔就是用这种两面派手法，钻进工人运动队伍，并且被他的一些吹鼓手们捧上了天。然而，狐狸尾巴是藏不住的。从1863年起，拉萨尔就开始以“普选权”问题作为交易手段，暗中同首相俾斯麦勾结。在他们的多次密谈中，拉萨尔向俾斯麦竭力表白自己忠于普鲁士王朝；以支持俾斯麦通过王朝兼并战争的道路统一德意志作为条件，企图换取俾斯麦同意实施普选权；他甚

至把工人联合会的组织情况、工人运动的现状、行动计划和今后打算，全部透露给俾斯麦。事实证明，拉萨尔是德国工人运动中一个地地道道的内奸和工贼。他的叛卖行径，颇受俾斯麦的赏识。但是，作为容克贵族政治代表的俾斯麦，并没有也决不会恩赐给拉萨尔什么普选权，这就使得拉萨尔惶惶然如丧家之犬。1864年8月，他为争夺一个女人，在决斗中被打死了。

拉萨尔虽然只活了39岁，但他给德国工人运动造成的危害是十分巨大的。在他卑劣、丑恶的一生中，散布了一整套机会主义的谬论。在政治上，他用“自由的人民国家”的谬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用所谓争取“普选权”的议会道路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用农民是“反动的一帮”的谬论反对工农联盟；用资产阶级狭隘的民族主义，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经济上，用所谓“铁的工资规律”，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辩护；宣扬靠普鲁士国家的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就可以和平实现社会主义。这些就是所谓拉萨尔主义的主要内容。拉萨尔死后，他的追随者施韦泽之流，全盘继承了拉萨尔的衣钵，仍然顽固地推行着没有拉萨尔的拉萨尔主义，继续毒害着德国工人阶级。

同拉萨尔派相对立的是以奥·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为首的爱森纳赫派。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关

怀和指导下，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团结全德工人联合会中的先进工人，同拉萨尔派的机会主义路线展开了坚决斗争，在斗争中使自己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逐渐形成当时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两派斗争的主要问题，一是全德工人联合会要不要参加第一国际。1864年，马克思、恩格斯建立了第一国际，这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无产阶级群众性的国际组织。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全德工人联合会应该加入第一国际，以便通过“国际”把德国工人运动引向正确轨道，同拉萨尔机会主义路线划清界限。联合会中的先进工人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正确主张，而拉萨尔分子却极力阻挠参加第一国际。二是应当通过什么道路统一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当时，德国客观上存在着两条统一国家的道路，一条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通过自下而上的人民革命统一德意志，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指示的道路，是完全符合德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另一条是由普鲁士或奥地利君主领导，通过自上而下的王朝兼并战争统一德意志，这是一条维护君主政体，加强反动势力统治的道路。联合会中的先进工人完全拥护马克思、恩格斯的正确主张，坚持采取革命的道路；而拉萨尔派却积极支持普王威廉一世和俾斯麦通过王朝战争统一德

意志的反动政策。

拉萨尔派顽固推行反动路线，致使联合会中的先进工人被迫同它公开决裂，于 1867 年退出了全德工人联合会，并于 1869 年在爱森纳赫城召开了自己的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通过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通称《爱森纳赫纲领》），宣布自己是第一国际的一个分支，拥护它的一切努力。从此，德国工人阶级有了自己独立的政党。

虽然由于当时爱森纳赫派还处于革命的幼年时期，在他们的纲领中，还没有能完全摆脱拉萨尔主义的影响。但总的说来，爱森纳赫纲领保持了第一国际各项要求的基本精神，纲领第二条中提出的六项原则基本上是好的，是符合当时德国无产阶级利益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它的诞生，是德国工人运动的一个重大胜利，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重大胜利。

爱森纳赫派建党以后，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关怀和指导下，继续执行了正确路线。在 1870 年 7 月 19 日爆发的普法战争和 1871 年 3 月 18 日爆发的巴黎公社革命中，他们坚决执行了第一国际的指示，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召开声势浩大的工人集会，公开反对普鲁士王朝的侵法战争，反对德意志帝国夺取法国的

亚尔萨斯和洛林两地，热情声援巴黎无产阶级的英勇斗争，为国际无产阶级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爱森纳赫派的革命实践表明，它是德国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因而受到普鲁士反动王朝的敌视和迫害。1872年，爱森纳赫派领导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一起被判处两年监禁，以后他们又曾多次受到反动当局的放逐和禁锢。

敌人的迫害，正是爱森纳赫派的光荣。而拉萨尔派在以上这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却顽固坚持机会主义路线，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上，卖力地支持普鲁士王朝的侵法战争，并同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俾斯麦相勾结，破坏德国革命斗争。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两派执行两条不同的路线，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结果。爱森纳赫派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迅速提高，队伍从小到大，力量由弱变强，不断取得新的胜利。而拉萨尔派则越来越遭到工人群众的反对，失去人民的信任。我们从德意志两次帝国议会选举的情况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变化。1871年3月3日，两派在竞选议员时，拉萨尔派所得的选票比爱森纳赫派多60%。到1874年1月10日第二次帝国议会选举时，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拉萨尔派得到的选票只比爱森纳赫派多5%了。更为重要的是，这时拉萨尔派内部矛盾日益尖

锐，众叛亲离，组织濒于瓦解，日子越来越混不下去。而爱森纳赫派则组织健全，领导坚强，受到越来越多的群众拥护，完全处于主动、有利的地位。

1871年，分裂的德国得到了统一，这在客观上为工人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德国工人阶级面对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也迫切要求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统一全德工人运动，以利于团结对敌。因此，爱森纳赫派的领袖曾多次向拉萨尔派建议共同合作，但是每次都遭到拉萨尔派头目的拒绝。直到1873、1874年，拉萨尔派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该派的头头们想利用爱森纳赫派在工人运动中的威信和影响，来维持他们摇摇欲坠的地位，便一反常态，忽然唱起“团结”、“统一”的高调，向爱森纳赫派提出了两派合并的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从德国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认为在统一后的德国建立一个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必要的，所以并不一概反对合并。可是问题的关键是在什么基础上合并。他们指出，工人阶级的统一和团结无疑是一件好事，但是，这种统一和团结必须建立在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则基础上。他们谆谆告诫爱森纳赫派的领袖，“不要让‘团结’的叫喊把自己弄糊涂了。那些口头上喊这个口号喊得最多的人，恰好是煽动分裂